



儒

藏



精華編二四九冊
集部

儒藏



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儒藏.精華編.二四九/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編.—北京:北京大學出版社, 2017.11

ISBN 978-7-301-11967-9

I. ①儒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儒家 IV. ①B2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7)第238251號

- | | |
|-------|--|
| 書名 | 儒藏(精華編二四九)
RUZANG |
| 著作責任者 | 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|
| 責任編輯 | 陳軍燕 |
| 標準書號 | ISBN 978-7-301-11967-9 |
| 出版發行 | 北京大學出版社 |
| 地址 |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|
| 網址 | http://www.pup.cn 新浪微博: @北京大學出版社 |
| 電子信箱 | dianjiwenhua@163.com |
| 電話 |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449 |
| 印刷者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|
| 經銷者 | 新華書店 |
| 定價 | 787毫米×1092毫米 16開本 69.75印張 723千字
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1200.00元 |

未經許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。

版權所有,侵權必究

舉報電話: 010-62752024 電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與出版部聯繫,電話: 010-62756370

《儒藏》精華編第二四九冊

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

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

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
(按年齡排序)

本冊主編 董平

《儒藏》精華編凡例

一、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。《儒藏》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、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。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。

二、《儒藏》精華編爲《儒藏》的一部分，選收《儒藏》中的精要書籍。

三、《儒藏》精華編所收書籍，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。傳世文獻按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《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》，大類、小類基本參照《中國叢書綜錄》和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，於個別處略作調整。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，僅存目錄，並注明互見。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，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。韓國、日本、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，編爲海外文獻部類。

四、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，一仍底本原貌，不選編，不改編，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。

五、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。以對校爲主，確定內容完足、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，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。出校堅持少而精，以校正誤爲主，酌校異同。校記力求規範、精煉。

六、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，結合古籍標點通例，進行規範化標點。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（《》）外，其他一律省略。

七、對較長的篇章，根據文字內容，適當劃分段落。正文原已分段者，不作改動。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。

八、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《校點說明》，簡要介紹作者生平、該書成書背景、主要內容及影響，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、校本（舉全稱後括注簡稱）及其他有關情況。重複出現的作者，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。

九、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，小注一律排爲單行。

《儒藏》精華編第二四九冊

集部

宋文憲公全集（卷二十六—卷五十三）〔明〕宋濂

宋文憲公全集卷二十六

松風閣記

夫風者，天地之噫氣，然則生生者誰哉？生之者靜之體，而應之者動之用也。當其萬竅怒號，前者唱於而隨者唱喁，咸物之自取也。庭宇之松，蒼髯奮傑於晨露夕月之中，遇鮮飆過之，泠泠然如鸞鳳之鳴，如琴瑟之音，昔者陶隱居恒樂之，後世幽人狷士又從而效之，或取以名其室焉。方外恬師靜菴，來徵所謂《松風閣記》，予請極其變者而言之可乎？

夫風之未生也，^①斂神功於寂默之中，

昏昏冥冥，萬象雖具，不見其跡。天機一動，隨品物以流形。大海遇之，重波複浪，一瀉萬里；千山逢之，鱗甲掀動，笙鏞間作；經蒼蘊之林，則郁烈酣潤，清芬之氣襲人；入鮑魚之肆，則腥穢逆鼻，觸之而噦嘔。如此者不可以一二數。苟獨指松而爲言，非所以極風之變者也。然其變者，豈皆有繫於風之動哉？先覺有云，風性本靜，以緣起故動。儻其性本動，則寧有靜時？是則物各有以自取也。且以吾心言之，大用繁興之時，怒氣熾然，如霆奔火烈；喜色熙然，如霧廓霞舒；興哀則千人膏涕；鼓勇則萬夫莫敵。皆此一心之變也。然心果有變乎？心無變，其所變者緣爾。故當本體澄湛之際，無物不有，而無一物之留。以近

① 「夫」，張本作「始」。

取譬，所謂生之者靜之體，而應之者動之用，豈非然歟！

予家浦陽大山中，青松羅桓舍之北南，明月之夜，白露初零，默然出坐庭際，松聲到耳，乍大乍小，或亟或徐，中心頗樂之，方知隱居酷愛之者，良有以也。自松聲而推之，世間之聲萬變不齊，雖不可勝窮，其道亦不外是矣。嘗一滴之醖，而知滄海之性；窺寸隙之光，而見日輪之體，又何以紛紜爲哉！恬師學佛之流，故予極其變而告之。須知變之中而有不變者存。不變者何？前所謂心者是也。心無體段，無方所，無古今，無起滅。三世諸佛，不見其有餘；河沙凡夫，不見其不足。恬師能索之於此焉，則松風朝夕所演，無非大乘微妙之法，隱居惡足以語此哉？

閣在越之耶溪上，季蘅若公之所建者。

因得徑山範公所書「松風」二大字，遂揭以爲名。予謂徑山古之名德，其字不可褻玩，宜別求善書者易之。既告之故，復爲記其事如右。其詳則見天竺法師道公所爲文，其妙無以加矣，予何言哉！

游塗荆二山記

濂既游瑯琊山，起行至池河驛，適郵卒遞內使監公牒至，及開緘，中藏《濠梁古迹》一卷，宸翰親題其外，令濂搜訪與青宮言之。濂因啓曰：「臨濠古迹，唯塗、荆二山最著。按圖經，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二里。」^①二山本相聯屬，而淮水繞荆山之背。神禹鑿開，使水流

① 「二」，張本作「三」。

二山間，其疏鑿之蹤故在。人思其功，迄今弗能忘。」青宮曰：「至中都當共往游焉。余將渡淮，狩於王莊。先生宜泝流而上，屆今懷遠縣治以俟。」濂奉教行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發舟，庚午日曛，始泊縣西門，而青宮已駐蹕於門東五里矣。

辛未，濂上謁，青宮喜甚，下令以壬申游二山。濂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中。黎明櫂舟至塗山足，曳杖入山。山傍廢址，舊皆民廬。前渡石梁，復斗折而北，累石爲墉，多藝椒之園。行可三里餘，視大磐石青綠間錯，頽然欹足坐，諦視之，乾蘚交封之耳。聞有草生石上，高一尺，其花可玩，不假土力，人取懸檐間，呼爲石蓮華。復行四里所，巖石犖确，插起道左，危傾欲飛墜。復二里所，微逕入灌莽，抵崖罅，貯泉一泓，味甚甘，覆以生茨，曰聖水亭，^①取

水以禱雨多驗。復一里餘，至山顛，禹廟在焉。廟已毀，唯頽垣破礎存。游目四顧，長淮西來，渦河北匯，而壽春、臨濠、宿州之境，皆在冥茫昏杳中。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，爲感慨者久之。

山之下聚落甚盛，廟史云名禹會村，乃禹會諸侯之地，廬舍之比如櫛。移踵入廟，廟前杏樹一章，大可蔽牛，二柏參差左右，樹東實小甕，^②杏柯之水時津津滴其中。廟史云：「當晨霧四集水愈多，其來如泉，可代井汲。」石碣二：一大書「有夏皇祖之廟」六字，下方刻「宋慶元初，州守劉仲光自造《禱雨記》」，一亦記禱雨事，皇甫斌紹熙庚戌來爲郡，命鍾離尉丁大榮作。石未剝泐，

① 「曰」，原作「四」，今據黃溥本改。

② 「真」，原誤作「冥」，今據張本改。

文尚可讀。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，鉅石危立如人形，遙望之，一嫗儼然也，相傳爲啓母石。廟史云：「居人每刲羊豕祭之，至有以粉黛飾其貌者。」聞之不覺失笑。山坳舊有僧房，今廢。

久俟鶴駕不來，忽使者至云：「扈從士馬多，無橋可以渡河，青宮不復至矣。」言未既，但見旌旗如錦繡搖曳上荆山矣。濂亦下山麓，入鯀廟，見所題神號鄙俚，棄而不睨。出，讀祖無擇所賦歌，京口孫臨爲書碑，蓋無擇謫守壽春，過此而作也。復北經縣治，折而東行約三里所，至荆山。梁魏交鬪時，就山築堰以灌壽春，其遺蹟猶班班可見。復行三十步，崖广如屋，側身而入，石平如牀，座可坐人，號爲「卞和洞」。自西上復一里所，過避雨石，石斜倚可避雨，故名。復六十步至產玉坡，奇石駢列，玄質而白

緣，粲如雪。西有玉池，榛荆迷路不可尋。景彰欲導游青峰菴，足倦遂止。時青宮已獵遠郊，濂因登舟先還中都云。

惟二山見諸載記者，其說多乖殊。以塗山言之，《春秋左氏傳》云：「禹會諸侯於塗山。」杜預注云：「在壽春縣東北，說者云今濠州是也。」《國語》、《史記》則又云：「禹會諸侯於會稽。」故會稽亦有塗山。《吳越春秋》亦以塗山在會稽，又兼載塗山之歌。應劭云：「塗山在永興北，說者云今會稽蕭山縣是也。」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。至於蘇鶚《演義》又云：「塗山有四：一會稽，二渝州，三濠州，四當塗。」然其處皆有禹迹。或者遂謂禹之治水，固當徧歷宇內，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山，柳子厚《塗山銘》，蘇子瞻、子由《塗山詩》，指在濠州者皆非。是濂之存疑而未決者一也。

以荆山言之，荆山，楚山也。楚之先王熊繹辟在荆山，篳路藍縷以處草莽，傳至成王始盛。又七傳至昭王，始遷都郢。昭王有言曰：「自吾先王受封，望不過江、漢，河非所獲罪。」則楚之封疆可知。郢即今之江陵，其地有荆山，一名景山，荆故楚號也，有之誠宜。世則指爲濠州。濠州古鍾離子國，與壽春密邇。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，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。^①《韓非子》所載卞和獻玉事，乃在厲、武、文三王之際，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，當三王時，鍾離何嘗屬楚，而強調卞和至此山耶？《新序》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，《雜記》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。平王乃昭王之父，下距懷王九世，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，何至顛倒錯亂如是耶？濂之存疑而未決者二也。

大抵山川遺跡，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

信。如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，在在有之，縱以高世之智，將何自辨其真僞邪？必欲可信，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爲正，荆山當正諸史傳以江陵爲正。有謂塗山氏乃古國名，禹曾娶其女者，別是一說，與此殊不相涉也。濂耄矣！諸書遺忘，欲盡所記憶者，未必無舛譌，輒緣紀游，因挂漏書之，以發同游者一笑。同游者蓋太子正字桂彥良、晉府長史朱伯言、^②楚府長史朱伯清、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。

勃尼國入貢記

濂承旨禁林日，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

① 「考」，原誤作「孝」，今據張本改。

② 「府」，原脫，今據張本補。

謁曰：「洪武三年秋八月，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，奉詔往諭勃尼國。冬十月，由泉南入海。四年春三月乙酉朔，達闍婆。又踰月，始至其國。國王馬合謨沙僻據海中，^①倨傲無人臣禮。秩令譯人通言曰：『皇帝撫有四海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墜，無不奉表稱臣。勃尼以彈丸之地，乃欲抗天威耶？』王大悟，舉手加額曰：『皇帝爲天下主，即吾之君父，安敢云抗？』秩即折之曰：『王既知君父之尊，爲臣子者奈何不敬？』亟撤王座而更設香几，寘詔書其上，命王帥官屬列拜於庭。秩奉詔立宣之，王俯伏以聽，成禮而退。明日，王辭曰：『近者蘇祿起兵來侵，子女玉帛盡爲所掠，必俟三年後國事稍紓，造舟以入貢爾。』秩曰：『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。四夷之國，東則日本、高麗，南則交趾、占城、闍婆，西則吐蕃，北則蒙古諸部

落，使者接踵於道，王即行已晚，何謂三年？」王曰：『地瘠民貧，愧無奇珍以獻，故將遲遲爾，非有他也。』秩曰：『皇帝富有四海，豈有所求於王？但欲王之稱藩，一示無外爾。』王曰：『容與相臣圖之。』又明日，其相王宗恕來曰：『使者之言良是，請以五月五日成行。』闍婆有人問王曰：『蘇祿來攻王，我實帥師卻之。今聞歸誠中國，無我闍婆矣。』王惑之。秩復走見王，王辭以疾。秩大言謂宗恕曰：『爾謂闍婆非中國臣耶？闍婆尚稱臣，於爾國乎何有？使者朝還，大兵且夕至，雖欲噬臍，悔可及乎？』宗恕悚然曰：『敬聞命矣。』乃入白王。王大會其屬，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。

①「據」，張本作「處」。

臨發，王以金佩刀、吉貝布爲贈，^①秩毅然辭之。王顧近侍曰：「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耶？閭婆來人誅索每無厭，況強之而不受耶？爾曹宜效之。」秩以涉海萬里，不可以無紀，乃與敬之各賦一詩。王大悅，請書於殿中懸之。^②既與王別，舟行至海口，王又惑左右言，令人謂亦思麻逸曰：「使者不受刀布，爾等必不還矣。」秩恐王不安，^③復走王所，反覆譬曉之。王曰：「使者之言如此，予中心釋然矣！」王舉酒爲別，酌地祝曰：「願使者蚤還中國，願亦思麻逸蚤歸敝邦。」秋八月十五日，還京師。十六日，以亦思麻逸等人見，錫燕於會同館。已而遣歸，寵賚其王甚厚云。其所貢物，鶴頂生玳瑁、大片龍腦、米龍腦、^④黃蠟、降真諸香；其表用金刻番書，彷彿如回鶻書，其文鄙陋不足觀；皇太子賤用銀賤，文與表相類。其地

炎熱多風雨，無城郭，樹木柵爲固。王之所居若樓，^⑤覆以貝多葉。王縮髻裸跣，腰纏花布，無輿馬，出入徒行。城中人不滿三千家，多業漁，翦髮齊額。婦人衣短衫，僅蔽胸背，腰繫花布，散髮跣足。其物產則吉貝、黃蠟、降真、龜筒、玳瑁、檳榔。煮海爲鹽，瀝椰漿爲酒，無稻麥，捕生魚、鰕、蟹食之，兼食沙糊。沙糊者，取樹實爲漿，澄漉細膩如粉，食之能不饑。食無器皿，以竹編貝多葉爲之，食畢則棄之。番書無筆札，以刀刻貝多葉行之。事佛甚嚴，以五月十三日爲節，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。若有燕饗，

①「貝」，原誤作「具」，今據胡本、黃溥本、韓本改。

②「殿」，張本作「版」。

③「安」，張本作「喻」。

④「米」，原作「朱」，今據張本改。

⑤「王」，原作「主」，今據張本改。

則刲羊、豕、雞、鵝，鳴鼓擊鉦以爲樂，此其大凡也。先生職在大史，願爲詳紀之，以昭聖化所被之盛。」

濂聞勃尼在西南大海中，所統一十四州，去闍婆四十五日程，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，去三佛齊四十日程，歷代未嘗朝貢，故史籍不載。至宋太平興國二年，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，遣施弩使副蒲亞利、判官哥心等齎表來貢。元豐五年二月，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如前。自後輒不聞。元有國百餘年，亦不復至。方今聖人在上，威德之所被，無遠不屆，璽書一頒，輒稽首臣順，稽之往古，允謂過之。至若秩等奉宣德音，辭令所加，足以讐服其心，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。其事宜書，以俟他時修正史者采焉。

秩，字仲庸，湖之烏程人；敬之，字某，

某州人。二人協心謀慮，無役不偕行，故卒能成功云。

浦陽棲靜精舍記

浦江縣東十五里，其地曰花山，地勢夷曠，宜學佛者居之。元至正己亥，同縣淨住院沙門明叟昌公與其弟子無聞聰公卓錫於茲，晝夜以禪寂爲務。庚子，建演法堂成；辛丑，佛閣成；壬寅，大佛寶殿成。三門兩序，庖庫像設，以次咸具，皆二公之締構，而諸徒智觀、如玠、處仁、行滿，竭力左右，始克告完。於是置山林田園各若干畝，用給薪米之費。定爲成規，使甲乙相傳，戒勿血食醪飲，違佛大禁。雞鳴而起，日入而息，炳香梵唄，以祝釐報上，不敢怠遑。昌公遂名之曰「棲靜精舍」云。

初，千巖禪師長公說法義烏伏龍山，昌公實往咨叩。禪師憫其求道懇切，示以禪要。昌公遵行甚力，逮夫功至心空。一旦，無疾辭衆而說偈云：「生本非生，滅亦無滅。撒手便行，虛空片月。」說已，端坐而逝，時國朝洪武丙辰十月三日也。昌公既順寂，聰公繼之，弗懈益虔，深懼來者不知植業之艱勤，來徵予文爲記，俾嗣葺之，以致悠久。予游宦南京二十年，今始納祿而歸，州里之事，皆若無聞知。每見白麟溪隱者鄭源，談昌公之制行甚峻，而左溪曰師亦備道聰公護戒絕謹，因不讓而爲之言曰：

佛之妙法，如芬陀利華。雖生於水，不著於水，清淨自然，無所染汙。故契經有云，於身無所取，於脩無所著，於法無所住，所以然者，蓋恐墮於有漏之因也。然而根有勝劣，功有偏圓，未可一軌齊之。初機之

士，必假法像以攝羸執，^①積久馴熟，至於心法兩忘，始爲得之，不宜遽謂崇建塔廟之爲非也。從有漏以至無漏，法門次第，豈不粲然可徵者乎？昌公之建立於初，棲禪靜寂，洞徹心源，談笑去來，曾無留礙，此又非明效大驗乎？嗣守之者，宜鑑昌公之所證，毋廢其舊規，毋墮其成事，缺則補而葺之，弊則更而新之，庶幾不墜前人之志，可以入菩提之門，而超煩惱之海矣乎！昔我大雄世尊，以聖賢天人脩行住處，付囑星宿天龍藥叉大鬼神等，分布守護，故凡佛刹之所營創，幽明之際，必有尸之者矣，豈曰偶然之故哉？不惟僧伽之徒，當繼承惟謹，世之宰官及賢士大夫，多寶長者，亦思因果之不昧，相與護持之，使其永勿壞可也。是

① 「攝」下，張本有「□」。

爲記。

東陽興修乾元宮記

婺之東陽，直縣西二里所，東嶽行廟在焉。莫詳其建立之歲。宋紹興中，鄉先達朝奉大夫曹冠嘗重構之。歷一百三十餘年，馴致隳壞。元至元中，邑民曹序又補葺以還舊觀，且請廟額曰「乾元宮」，命道家者流司之，入田一百二十畝以爲養生之具。又歷五十餘年，其隳壞如初。至順末，縣尹許思忠禱雨有驗，屬大姓一新之。僅三十年，又駸駸就壓矣。^①

至正之季，國兵取婺州，縣地內屬，帳前總管陳從貴來知縣事。會夏秋久不雨，聞思忠之故，往與神約曰：「期三日雨。若雨，當新其廟。」已而果雨，歲因有秋，爲建

大門五楹間。及從貴報政而去，事遂寢。自是迫於科繇，非惟廟室日圯，而所入之田，亦且質鬻殆盡。

尚義之士李灝、蔣齊真、鍾道壽、俞閏、樓鉉五人者，相與謀曰：「吾儕藉神之休，克有闔廬，以蔽風雨，而神宇若是，無乃不可乎？」於是各捐私橐而興修之。不足，則遣緩頰之徒，說諸有力者，土木之需，^②不期月而集。新作寢宮，以間計者三；正殿則葺而完之，其間如寢宮之數；東西二序各二十有二，皆易朽腐而爲堅良。然神道貴清靜，恐細氓之或瀆也，創外門以扃鐃之；像設黝昧剝蝕者，施丹雘以藻飾之。殿閣深沈，儀容嚴飭，靈飈襲人，如將見之。經

① 「又」，原誤作「人」，今據張本改。
② 「需」，張本作「材」。

始於洪武十年某月某甲子，告成於十一年某月某甲子。仍擇純行道士周節亨爲其主守，歸田若干畝，收其粟以給羞服薌燈之費，爲慮甚周而成功甚鉅也。介濂學子葛信來求記。

濂聞岱宗地祇之屬，不可以形像求也。古者北郊與享之外，唯魯君得專祠於壇，亦無所謂廟也。其建廟設像於桑乾河北，則自元魏始。魏之廟止於桑乾而已，而不及乎其他也。五嶽各於山趾立廟，復自李唐始。唐雖立廟而加之王爵，猶未徧於寰宇也。四海郡縣皆有廟以祭，復自趙宋始。宋則封之曰「帝」，與昊天上帝並稱矣。夫以嶽祇而與昊天抗，在古所未聞，質之於禮，誠有難言者乎？皇明御極，一以禮事神而不敢褻，特降璽書，正名定號曰「東嶽泰山之神」。命使者至山麓望祭，勒石廟

中，以示敬恭明神之意。歷代之陋至是而盡革矣。然而州邑之間復或祀之如故者，皇仁溥博，從民之欲而不忍拂其情，所謂有其舉之，莫敢廢也。

嗚呼！先王之禮山川，有能潤於百里者，皆秩而祭之，況泰山之雲，不崇朝而徧雨乎？天下尸而祝之，其亦本乎人情哉！濂官儀曹時，嘗與討論典禮，因推璽書之所及，以定天下百神名號，亦既奏聞，列之祀典而頒行四方。今從顯等之請，故備書之，以見禮之不可紊者如此。顯等韋布之士也，非有官守之責，而能致力於神，惓惓乃爾，可不謂之賢乎？後之人尚察其衷而蹈其轍，斯可也。

徐教授文集序

曹丕有言，文章者，不朽之盛事。其故